

诗言志，歌永言。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改革开放的春潮遍及大江南北，中国流行歌曲也迎来了一个蜂飞蝶舞、激情四溢的新生时期。

作为“老三届”中的一员，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一幕情景。那时，我已经跨进大学校园。一天黄昏，我和同学们正从宿舍楼的窗口，眺望不远处的长风公园景色，突然有一阵甜软的歌声传来：“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

情歌还是老的好

赵荣发

“咦，这不是邓丽君演唱的《甜蜜蜜》吗？”有同学脱口而出，其他同学却没有接嘴。不期而来的歌声让我们都有些猝不及防。不是说邓丽君唱的都是些靡靡之音吗，为什么此刻听起来却有一种微风拂面的感觉呢？

从此，对港台歌曲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一波接踵而至的校园歌曲，更给我们带来了一股清新活泼的气息。《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外婆的澎湖湾》《童年》等，一时间在我们校园里广为传唱。

也就在这个时期，一批大陆歌曲也如雨后天春笋般的涌现。《吐鲁番的葡萄熟了》《请到天涯海角来》，还有《军港之夜》《红河谷》等等，以其清新脱俗的词句，俘获了我们的心。

那时，不少歌曲借助影视剧而走红。

1980年，随着一部《上海滩》的上演，它的主旋律迅即“浪奔浪涌”地传遍上海滩；紧接着，电视连续剧《渴望》被搬上荧屏，毛阿敏演唱的那首主题曲，更是在万家灯火里萦绕，引来无限唏嘘：“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抉择，究竟为什么……”

1984年，央视春晚再度上演，一首传世的新歌由此诞生。那晚，著名歌唱家李谷一压轴登场，演唱了那首《难忘今宵》。青山、绿水、天涯、海角，通俗易懂的歌词，委婉动听的旋律，既道出了盛筵将散、深情告别时的真挚祝福，又表达了对来年再度相会的无限期盼，将整台晚会推向最高潮。

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流行歌曲愈益普及，风潮迭起。1989年，香港歌坛有一次告别。那年，陈慧娴才25岁，不料，正当她的歌唱事业达到巅峰时，她却决意赴美留学。8月，她举办了首次个人演唱会，把一首风靡港内外的《千千阙歌》献给钟爱自己的歌迷：“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

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歌坛新人相继走红，《十年》《让我一次爱个够》《弯弯的月亮》《涛声依旧》……这些歌曲给歌坛，也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更多活力。

我也深受感染。就在海子写下那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这一年，我调任工作，住到宝山城区。那时，城里刚开出一家“绿岛歌舞厅”，我和同事朋友们偶尔去那里唱歌，必点的一首就是《绿岛小夜曲》。

差不多同时，我向一位小学老师学习交谊舞，手提式的双喇叭收录机搁一边，播出的都是些正红火的流行歌曲。小学老师是个毛头小伙，他充当女伴，使出浑身解数，历经磕磕绊绊，总算教我学会了三步舞，让我兴奋得忘乎所以。

仿佛只是一眨眼间，四十来年过去了。只是，尽管我们这代人已然青丝白发，但每恭迎盛典、情难自抑时，我们还是会唱起那些经年的老歌，及至今年来，那首耳熟能详的《我和我的祖国》，更是以“快闪”的方式，在大江南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所有的美好意象，表达了人们对祖国的永恒挚爱和美好祝福，而在这首最具代表性的老歌里，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

情歌，还真是老的好哇！

家住城乡接合部，有个小院子，用废旧木板条，圈出了几块小菜园，八月撒了茴香籽，九月撒了油菜籽，之后就是日日等待，某天早晨，突然欣喜地发现，它们奇迹般地破土发芽，每天起床后便去观望，为它们拔草、驱虫、浇水，看着它们一天天长成可爱的样子。

今年的小菜园，绿油油的，长势尤为喜人。其实，种菜几年，收获甚微。今年丰收，追其源头，得益于垃圾分类。

今年七月，小区里的大垃圾桶不见了，每家门口多出了一对小垃圾桶，棕色放湿垃圾，黑色放干垃圾，自己管理，每日早晨七点，有专人回收。



书法

毛节民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7月29日早晨6时50分，从虹桥发出到温州南站的高铁缓缓驶离站台时，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了这句歌词。我之于文成，两年前到过，但还想去。

到了，县文联主席、

从文成县走出来的人

朱全弟

诗人慕白先生已经等候多时，上车就往刘基故里开。车一路都是盘旋而上，山坳里的一块开阔的平地上，刘基庙坐落于此。刘基是明朝开国太师，字伯温，谥号文成，被誉为“王佐”与“帝师”。

文成县在上海出了两个名人，两个名人竟然又有亲戚关系，还与我多少也有一点关系。

走在文成县公阳乡的村落里，研究叶大密颇有建树的沈学斌先生一路介绍，叶大密原来名字叫叶祖曦，后来在1925年受革命军委派到上海搞情报工作，改用叶大密。沈先生说，叶大密在外面搞出

都说武术家保守，叶大密老师奖掖后进，指点青年，全无江湖上的一些陈规陋习。上一个世纪六十年代，沪上心意六合拳名家凌汉兴之子凌彪，艺

夏衍同志在上海任文化局长时，非常关心上海作协，他甚至出题考作协会员。题中有中国四大说部是什么，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是什么等，回答得最好的是任大霖。

陈毅同志赴京任副总理，回上海时曾在花园饭店召见上海作家。夏衍同志点名要我发言，我毫无准备，只能说希

了这么大的动静，乡亲们很多年对其一无所知。

看了叶大密的故居，叶氏宗祠，还有当地为叶大密建立的纪念馆，我想象着，叶大密辗转来到上海，风云际会，做了很多有益于革命的事情，他是上一个世纪上海滩上的名人。

1888年

12月21日，

他出生于文

成县公阳乡

公阳村一户书香门第之家，是近代著名武术家、中医导引推拿专家、民主革命志士和社会活动家。1926年11月11日，叶大密在上海兴业路南永吉里19号，宣布成立武当太极拳社，这是中国第一家以太极拳命名的拳社。1958年3月16日，叶大密与儿科专家威子耀和一指禅推拿大师戴祖纯，共同创办上海市黄浦区推拿门诊部，任副主任。

都说武术家保守，叶大密老师奖掖后进，指点青年，全无江湖上的一些陈规陋习。上一个世纪六十年代，沪上心意六合拳名家凌汉兴之子凌彪，艺

记夏衍同志

任溶溶

时，他坐轮椅，见到大家笑咪咪的。

我敬佩夏衍同志。记得他家曾住在重华新村。敌伪时期大夏大学的临时校址就在这弄堂里，在梅龙镇酒家楼上。我是大夏学生。

种菜

刘迪

人拾柴火焰高。垃圾分类，除了让人人分担了责任，关键是培养了每个人的公共意识，倡导了文明的生活理念，让这种热爱公共环境的理念深入人心，随之而来的是，乱扔垃圾、随地吐痰、大声喧哗等等陋习，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

英国和肯尼亚合拍的《大象女王》，是一部自然纪录片，它讲述的是非洲大草原上大象女王和其家族的故事，由切瓦特·埃加福旁白。在闪电和暴雨中，故事这样开始：“这一片被暴雨灌满的水坑之畔，就是我们故事的起点，在这些成群结队的动物当中，有一群世界上仅存的巨象，它们曾是非洲大陆的贵族后裔，它们的女王叫雅典娜，它是一位50多岁的雌性族长，掌管着它的大家族。”这个家族，由雌性亲戚和它们的幼崽组成。还没有哪一个雌性族长，有着比雅典娜更粗、更长的象牙，更为重要的是，雅典娜具有睿智、经验和权威。

本片很大一部分，讲述大象和邻居——其他动物，在雨季舒缓的生活，对它们来说，这里有充沛的水源，宛如天堂。我们可以看到新生儿米米，出生在暴风雨，它依靠象妈妈的奶水过活，它妈妈玛拉每五年才生一个象宝宝，所以米米是象群中最受宠爱的对象；唯一的小象、调皮的伟伟，追求着雅典娜最小的女儿“公主”，练习着大象最敏感的部位——鼻子和腿的运用技巧。我们还可以看到，生活在大象脚趾高的世界、依赖巨人朋友的那些邻居：牛蛙产下小蝌蚪，水坑成了它们的家园；水底下的鳕鱼交配产卵，而水枯将成为它们的末日；雌泡沫蛙有着不止一个雄性伴侣；埃及雁产下的蛋，两个月后才会孵化展翅；几只蜥蜴推着大象的粪球打架；变色龙隐在树叶险些被大象美餐；乌龟躲避着大象的脚步；食蜂鸟捕食被大象赶出来的蚱蜢……丰富多彩的动物世界，伴随着谐趣、幽默和轻松。

强烈的震撼来自影片下半部分。旱季来临，当太阳烧烤，大雨止息，水流渐渐枯竭，几周后水坑就会消失，象群这时开始迁徙。尽管雅典娜因为米米虚弱的身体推迟了出发，但离开的这一天终将到来。它们要去160公里之外的庇护地——一个水源来自地下的水坑，即使干旱季节，也能保证生物所需。米米没有断奶，而它妈妈已没有奶水，要是

名肖力行，因为父亲的关系跟随叶大密的学生丁然清学习太极，不久他便提出要见老老师叶大密先生。叶与之交谈，发现其很有领悟力，已是84岁高龄的老老师叶大密特意打了一段太极拳给他看，随后说自己年岁大了，拳势难再，接着安排另一位学生曹树伟到人民公园打给肖力行看，后者则打

望小学语文老师关心儿童课外阅读，让他们多看儿童文学作品。最后一次见夏衍同志是在北京开文代会时，他坐轮椅，见到大家笑咪咪的。我敬佩夏衍同志。记得他家曾住在重华新村。敌伪时期大夏大学的临时校址就在这弄堂里，在梅龙镇酒家楼上。我是大夏学生。

这一次，承蒙沈学斌先生的美意，再看叶大密，还看了赵超构老的雕像，范敬宜题写的赵超构故居。我在赵超构故居前留影，在老屋后面的龙川街上徜徉。余生也晚，出道更晚，我进报社那年，赵超构老已经辞世两年了。听他的驾驶员说，他把赵超构老送到家里，他下车

它一直没有喝到奶水，意味着它没有进食。米米对于饮水的渴望越强烈，说明它饥渴的程度越深，但它妈妈知道，陷进淤泥会很危险，妈妈不断用鼻子和腿，企图驱离米米离开水塘。最终，米米倒下了，小心脏停止了跳动。影片里，妈妈嚎叫着，用鼻子和象腿擦着泥地，表示着痛苦。雅典娜和家族其他成员也赶来，女王用鼻子触摸小象，表达着哀伤，然后离开，画面只剩下米米弱小的尸体。

去庇护地的路线，是雅典娜从它妈妈那里学来的。穿过贫瘠、荒芜之地，追寻水源，大象不是孤独前行，大远景里，斑马、长颈鹿等动物，齐齐向前，共同构成一个悲壮的局面。庇护地也不是一个可以久待的地方，随着旱季的发展，这里的食物变得越来越稀缺，能吃的都被吃掉了，干旱变成了旱灾，庇护地变成了一座监狱，地上到处都是倒毙的动物尸体，包括大象，可以用惨烈来形容。雅典娜活了50年，也从未见过如此景象，整个家族的性命危在旦夕，该何去何从？如果留下，就会饿死；如果离开，时机不对，就会渴死。女王最终做了决定：返回家园。

电影让雅典娜率领象群回家的路途，两次停下脚步，不是为了食物，一次是悼念：面对死去多时的大象残骸，众大象默默用鼻子触摸，有那么一刻，旱灾被遗忘了，只留下时间的痕迹；第一次：一头怀了两年象宝宝的大象分娩了，这意味着新生命的开始。数千年来，人们一直以为大象可以唤雨，实际上，它可以感知雨的到来。当天上终于下雨，大象看到一年多没看到的河流，“这让大象吓了一跳”。还不止于此，俯瞰镜头里，“大象之路会再一次引导雨水流进各个水坑”，水坑又一次成为大象的命脉。王国的欣欣向荣，将其他家族的大象也吸引过来，多达一千头大象的聚集，成为影片最壮观的场景之一。“雅典娜家族不会忘记这位带它们逃出生天又重返家园的雌性族长。”它是名副其实的女王。



读碟

心意六合拳与之交流。

肖力行最后一次拜访老老师，对太极一招“荷叶承露，有倾即泻”提出了自己的怀疑，能否把“泻”改为“移”，没想到，作为一代宗师的叶大密从善如流，还连声称赞：“改得好，改得妙，亏你想得出来！”

两年前到文成，在县城外看了叶大密的雕像。这一次，承蒙沈学斌先生的美意，再看叶大密，还看了赵超构老的雕像，范敬宜题写的赵超构故居。我在赵超构故居前留影，在老屋后面的龙川街上徜徉。余生也晚，出道更晚，我进报社那年，赵超构老已经辞世两年了。听他的驾驶员说，他把赵超构老送到家里，他下车



后不是急于进家门，而是站在门口目送驾驶员的车子离去，每次都是这样。赵超构老的笔名林放，人尽皆知，针砭时弊，为民说话，这一篇篇杂文随笔很多就是他坐在小板凳上与邻里之间纳凉闲谈中获得的题材和灵感。

让我意想不到的，叶大密和赵超构还有一层亲戚关系。叶大密解放前在上海的一些重要活动，当然包括他去世后的追悼会，赵超构都参加了，并有报道记载其事。叶大密和赵超构，一文一武，文成武就，是谓美谈。

在刘基广场上方，有三棵大树、奇树，原已枯死，后来飘落的种子附着托生，又蔚然成一片葱葱郁郁的景观来。江山代有才人出！文成的情况大致如斯。

文成八山一水一分田，飞云江及其支流水系几乎穿越全境，森林覆盖率70%以上。如今，文成正在打造全域AAAAA景区而努力，不过，她的人文资源与底蕴，更加厚重值得采挖。

第三天，告别文成，我又想起了那首歌：“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

大象女王

刘伟馨

十日谈

“垃圾分类”新风尚

责编：杨晓晖

明日请看

《饺子皮与白

纸巾》。